

音乐咖啡

《世界赠予我的》：音乐里的哲思

胡艺华

著名歌手王菲推出的特别单曲《世界赠予我的》，与一般情感歌曲不一样。这首歌曲从内到外、从词到曲，浸透着一种深刻而鲜活的哲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赠予我的》是一群富有情怀的音乐人对生活现实的一种积极关切，对生活问题的一种深刻反思，更是对生活哲学的一种音乐阐释。

作为生命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当下的世界里，既依存世界又应对世界，既适应世界又改变世界，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是我们必须首先面对而又必须始终把握的生活课题。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音乐人在歌曲《世界赠予我的》中传递了一个简明而深刻的核心理念：“当我们以温柔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时，世界亦会以同样的真诚，回应生命中每一个探寻，赠予我们无尽的温暖与美好。”“赠予”二字非常形象地阐释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相互依存、彼此相通、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生动地表达了个体以一种理性、平和、自在的方式与世界相处相拥相守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智慧。个体与世界的互动有其客观存在的内在规律，这需要人们积极主动地探索并建构最适宜的交互模式，无论身在何时何地何境，个体既要以感恩的心态平静地接受世界的一切赠予，同时也要以仰望的姿态真诚地回敬世界的赠予，既要有“停一停，等一等，别匆匆”的沉稳和豁达，也要有“追一追，赶一赶，情正浓”的激情和豪迈。基于个体与世界双向奔赴的哲学思考，为这首原创歌曲注入了内在的灵魂，彰显一种思想的美感和力量。

世界既具有多样性，也充满不确定性。万事万物，千差万别，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瞬息万变。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是基于不同的时空和境遇，世界对我们每个人的赠予都是即时的、具体的，虽平等但并不平均，虽公正但并不雷同。我们能不能看见世界的馈赠，能看见什么样的馈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感。音乐人往往以自己的方式把世界的馈赠转化为意象，进而表达自己的情感。正如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所说：“歌词中的意象不仅仅是简单的图像或描述，而是携带特定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通过文化和背景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从而在听众心中唤起特定的情感和联想。”歌曲《世界赠予我的》看似毫不经意实则独具匠心地描画了一系列唯美的意象，既有烟花、晚风、虫鸣、雷霆、弯月、晚星，也有情歌、晚钟、小窗、屋顶、白云、合影。这些来自于世界的馈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岁月中无处不在，可感可及，平淡而真实，微小且动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音乐人站在一个看深看透、洞悉洞明、大彻大悟之后的思想高度，清醒地看到世界赠予我们的最本真的美好，即便是“一场病”也会在时间的调养中“慢慢痊愈摇曳风铃”，就算是“一场空”也会以辩证的方式来“渐渐填满真感情”，展现了意象与情感的深度融合和有机统一。

世界既在本质上处于一种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生发出来的有规律、有节奏的声音及其组合构成了音乐的本源。作为世界万物之灵的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以其特有的智慧和能力，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阐释世界的普遍道理。人们之所以对音乐作品的情感共鸣、旋律共振，归根到底是源于人们与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之间所达成的思想共识。“造梦者造了好梦，值得我称颂”“好故事眷顾好人，天赐的恩宠”，透过《世界赠予我的》优美而动人的旋律，用心聆听、品味和体悟其朴实厚实、精致精美、典雅清雅的歌词，就能切身感受到贯通其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宇宙观、“乐观豁达、感恩知足、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人为善、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道德观。正因为承载并弘扬真善美、美的普遍真理和价值共识，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旋律才显得如此温暖美好并充满力量，才得以深入人心、温暖大众。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艺林杂谈

编者按

“五一”假期的湘江之畔，音乐浪潮奔涌不息。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重返故里，以一场跨越200年的对话——贝九·九歌音乐会，在长沙奏响东西方文明的交响诗篇。他将中国美学经典楚辞《九歌》，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相融合，用跨越时空的音乐语言，演绎浪漫与哲思。

本期艺风头条，我们将从多维视角出发，探寻音乐大师谭盾与故土、与世界对话的动人图景。

当长沙伢子遇见交响乐之王

肖静



谭盾指挥《贝九·九歌》。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2025年5月1日，我有幸在长沙音乐厅见证了音乐大师谭盾执棒家乡乐团——长沙交响乐团，呈现跨越两百年的音乐盛宴《贝九·九歌》。

音乐会开场前，谭盾以他特有的亲和力向观众介绍《九歌》的创作背景。这部作品源于一个意味深长的音乐委托：为纪念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创作200周年，英国皇家爱乐协会、德国波恩贝多芬艺术节与墨尔本交响乐团联合邀请谭盾创作一部致敬之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824年，正是英国皇家爱乐协会委托贝多芬创作了《第九交响曲》。两个世纪后，同一协会将这份音乐使命传递给了这位来自东方的作曲家。

“大家听过合奏协奏曲，但可曾听过合唱协奏曲？”演奏开始前，谭盾用流利的英语询问在场的一些外国观众，得到的是的一片好奇的摇头。这正是谭盾音乐语言的独特之处——他总能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令人惊叹的平衡点。《九歌》作为世界首部“合唱协奏曲”，将人声这一最古老的乐器提升至与交响乐队平等对话的地位。

谭盾对《九歌》的诠释并非首次。早在1989年，身处纽约的年轻谭盾曾以《九歌》表达对故土的思念；而此次创作，则是一次更为深刻的回归与超越。他将屈原笔下的楚辞《九歌》解构为《九》《酒》《久》三个乐章，以打击乐声腔、泛音演唱、楚文化咒语和无词歌为媒介，让两千年

前的巫傩之音与现代交响乐产生奇妙共振。

原创作品《九歌》揭开了音乐会序幕。第一乐章《九》在轻扬的指挥棒下开启。湖南师范大学天籁合唱团与长沙交响乐团歌剧中心合唱团以神秘的古楚咒语和泛音演唱，营造出远古祭祀的氛围。当音乐行进至高潮处，谭盾突然做出他标志性的“凤眼”休止手势——大拇指与食指轻扣，其余三指舒展，整个音乐厅瞬间陷入静默。随后，一支长笛从乐队后方升起，清冷的音色勾勒出屈原行吟泽畔、抱石沉江的悲壮画面。此时无声胜有声，以东方的方式回应贝多芬“弦断意不断”的音乐奥义。

第二乐章《酒》将观众从悲怆带入欢腾。合唱团以“cheers”的呼应与打击乐声腔相互唱和，再现《九歌》中“援北斗兮酌桂浆”的宴饮场景。然而，欢愉背后暗藏忧思——屈原借酒消愁的无奈、故国难回的痛楚，在合唱团的浅吟低唱中若隐若现。谭盾再次以休止切断情绪，留下无限回味。

第三乐章《久》是全曲的精神升华。打击乐与管乐交织，楚语咒语与英文歌词呼应，“天兮、地兮、人兮”的咏叹构建起“天人合一”的宏大叙事。贝多芬《欢乐颂》的动机隐约浮现，屈原“与天地兮同寿”的玄思，贝多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呼唤，东西方关于人类大同的理想在此融合。

音乐会的下半场，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

响曲》的经典旋律响彻音乐厅。谭盾在演出前的解说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一直疑惑，贝多芬是否知晓‘大音希声’的东方智慧？现在我确信他懂得，因为他的休止符里藏着‘弦断意不断’的深意。”

第一乐章中，谭盾特别强调自然元素的呈现，让听众不仅能听到音符，更能感受到空气的流动、万物的呼吸。第二乐章则通过动机的重复强化、乐队整齐划一的运弓，营造出宏大、激昂、充满力量的氛围。第三乐章的柔板被谭盾赋予了湘君、湘夫人的柔情。第四乐章的《欢乐颂》在大提琴低沉奏后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合唱团唱响《欢乐颂》，歌声充满了整个音乐厅，整个音乐厅变成一个巨大的共鸣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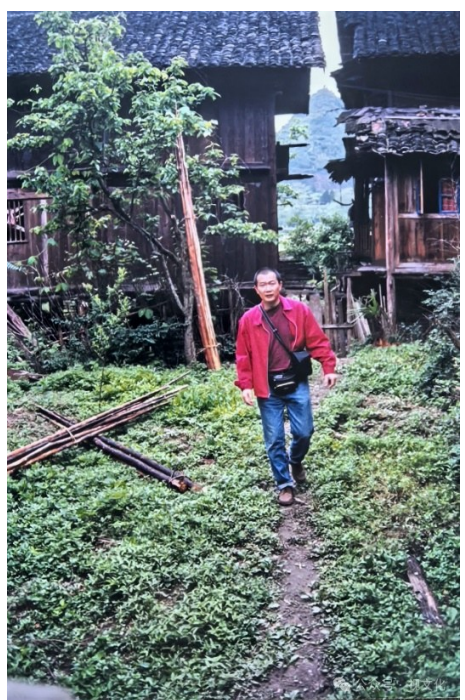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谭盾一向演奏家、歌唱家们致谢——从合唱团到独唱演员，从首席小提琴到打击乐手。

这场跨越两百年的音乐对话中，谭盾将屈原《九歌》中的巫傩仪式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让楚文化在交响乐中复活；通过对贝多芬的致敬，将湖湘文化纳入世界文明的对话体系。

谭盾说：“音乐从那里出去，又回到这里，就像落叶归根。”通过这场音乐会，我们看到了一个长沙伢子如何将楚辞的浪漫基因注入西方交响乐传统，又如何将贝多芬的人文精神带回东方。

谭盾的那个湘西

盛伯骞



1998年，谭盾在湘西采风。作者供图

西是我的福地。当时频频获奖的我，其中有60%的获奖节目，题材都是来自湘西。当然，湘西也是我与谭盾结缘之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偶然机会，我们结伴走了一次湘西地区的张家界，虽是随记者团走访，没有太多创作诉求，但收获不少。此后，湘西更成为我们不倦的话题。

为了不虚此行，那次湘西之行，我带上了一组工作团队，既陪谭盾采风，又把他作为采访对象，拟做一部文化人物纪录片。在十来天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到了怀化、张家界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不但去了苗山，也去了侗寨，还走进了土家山寨。那些天我们走村串户，那时看到和听到的民族景象和今天大不相同，因为今天看到的多是旅游表演，那时应还是保留了几分纯真。记得我们在一座侗家风雨桥上，谭盾躺在桥上的木长椅上，呼吸着木头发出的陈朽气息，好不快活。接着我录下了一段他对传统居住建筑的向往，还有对保护传承的呐喊。而好多年后，我旧地重游时，这桥已翻新了，雕梁画栋了，早没有了当年的腐气，以崭新的面目，喜迎四方贵宾了。此时，我感慨万千。

那次从湘西回来没有好久，谭盾写了一部多媒体交响乐《地图——寻回消失中的根脉》，我也编了一部纪录片《根脉——谭盾与家乡的对话》。然后，受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邀

请，我们各自带着自己的作品，相会波士顿。在交响乐《地图》全球首演的当晚，演出后我们喝酒聊天，谭盾兴奋地问我，我这部作品还要走向哪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部作品是从哪里来，谭盾说是湘西，我就随口答道，那应该回去湘西。

哪料谭盾把此话当真，不久他带领上海交响乐团，在我的建议下，将凤凰沱江的北门码头作为演奏平台，在江对面搭建一个万人看台，近百人的交响乐团临江而坐，在谭盾的指挥下，管弦齐鸣，加上沱江水拍的美丽混响，成为湘西苗疆的一道风韵绝唱。

时过数年，我们重返湘西，路上聊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当年《地图》在沱江的回忆。尽管过去多年，无论是对国际音乐文化领域的震动，还是对于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影响，这次文化寻根的创作，不但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更有鲜明的未来意义。

重回湘西的短短几天，谭盾仍和以往一样，山山石石都让他时时激动，时时畅想。他不但又见到了自己经典作品之中的苗岭山寨，更见到了他未来作品中异水奇山。用人体体验成就艺术境界，用人间万象成就艺术极品，这似乎是谭盾之所以成就事业的重要秘诀。此行过后，我有预感，谭盾在湘西，又会搞起一出大手笔。我在等待，也许有天他会在酒后聊起。

影视观察

我的命在自己手里

仇士鹏

也许是刚刚退烧后，就挂着蚕蛹般的水泡来加班，鼻子红肿、大脑眩晕，诸多器官汇聚来的种种不适，让我对《水饺皇后》里的主人公戚姑娘颇有同病相怜之感。

一个人在陌生的大城市里打拼，究竟有多艰难？

不会说也听不懂粤语，不仅把找工作的门槛抬得极高，而且把偷渡客的标签贴在了脑门上；内地的从业证不被香港认可，一个人打三份工，还受了工伤不能干重活，连最后一把子力气都卖不出去；明明有好手艺，做出的饺子却无人问津，满心的期待在夜色里变得冰凉，只能倒入垃圾箱……城市的路通往四面八方，可是自己的路究竟在何方？

电影是对真实生活的投射，看电影的人，其实更多时候，是在看电影之外自己生活的影子。扛着蛇皮口袋爬上五楼，蜗居在“老破小”里，为了三元返现大费周折，不舍得开空调半夜热醒……我的日子隐隐露出同样的粗粝。在工牌刷开闸机的同时，也关上了门外的诗和远方，以及烟火气。所以我们的热泪盈眶，是因为再次看到了自己的来时路，以及那路上跟跟跄跄的身影。

去影院的路上，看见有男子睡在一张垫子上，旁边，穿着时尚精致的都市男女谈笑着路过；也看见有父亲带着儿子喝冰红茶的空瓶子，在地上弹出咣咣咣的声音，就像把半天前在工地装满的施工声一点点地释放了出来。

无数人的一辈子，他们的平凡与沉默，以及脸上洋溢出的笑容，有时却比恢弘的史诗更让人心头一颤。

幸运的是，戚姑娘遇上了诸多“贵人”，除了在物质上给予照顾，还重塑了其生活的信心。房东收留了无路可走的她，允许她分期付款房租，还用自己的人生教会她抬头做人；生活拮据的糖水哥自己垫钱给她买了推车，带她入行卖水饺，还把摊位让给了她；警察华哥只让她交了罚款，不再没收推车，给了制度下最大的宽容，还主动支持她的生意……这些让一颗万念俱灰的心重新找回了向上的火光，让一个失落在灰头土脸的生活里的灵魂，找回了凛然无畏的勇气和信念——那是风雨也动摇不了的根，是满手油污也遮掩不了的高贵。有了这股劲儿，才有了凿开逆境的厚壁，漏进奇迹之光的可能。

李白曾感叹：“他人方寸间，山海几千重。”《增广贤文》亦写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而电影中，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抱团取暖，悲他人之悲，喜他人之喜，尽管门前雪重，依旧愿意为别人刮刮瓦上沉霜，借出肩膀和体温。在彼此间流动的，是一种熔炼了信任、关爱与鼓励，比血缘关系更能解读家的内涵的情感纽带。他们在生活就像蜘蛛网，有了紧紧把住枝干的大树。即使暴雨将它打散，也始终能凝聚出从头再来的勇气和决心。在卑微困顿的生活里，这份守望相助的情缘透出金子般的光芒。或许，也只有充满此种温情的水饺，才能在人来人往匆匆忙忙的湾仔码头顽强地占有一席之地，吸引来交口称赞吧。

当然，能让饺子皮具有足够韧劲的，还得是擀饺子皮的人。戚姑娘的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韧劲。初到异地，她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做，即使是脏乱差到难以落脚的厨房洗碗间，她也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是干；为了保护女儿，即使面对地头蛇黑帮老大，也敢亮刀毫不退缩……这便是一部以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的电影，能打动50年后的全国观众的原因。那份在困难中的破局和坚强，永远抬头做事，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共振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华血脉的深处。

拖着病体，走出电影院，晚上，继续去加班。截至目前，我仍然不知道命运究竟给了我怎样的剧本，但我总是相信，在这个我也听不懂方言的城市里，我一定能包出元宝一样圆鼓鼓的水饺，皮薄肉厚、鲜嫩多汁。

就像戚姑娘所说：“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



《水饺皇后》海报。